

**“拿回我们的钱  
成为真正的第一世界”**

**我献给新加坡人民  
的经济计划书  
——陈如斯**



## 目录

1.	新加坡：一个不平等的社会，不是真正的第一世界	3
2.	对新加坡的储备金的估计值	5
3.	人民行动党的战争基金	8
4.	少归还的新加坡公积金	8
5.	我们如何将钱还给人民	10
6.	如何维持第一世界的福利	13
7.	劳动改革	17
8.	中央公积金改革	17
9.	应对动荡的区域主力	18
10.	没有新税收、不是“掠夺”储备、不是让国家破产	18
11.	双引擎经济：发展与福利并举	19
12.	摘要	20

列表1:	政府转移支付/福利和税收对基尼系数的影响	4
列表2:	新加坡的储备(估计)	6
列表3:	新加坡储备的回报(估计)	7
列表4:	中央公积金成员的资金回报不足(10亿新币)	9
列表5:	还给人民的钱：税收、补助金和补贴	12
列表6:	维持新加坡的福利	16

## 拿回我们的钱，当个真正的第一世界

### 新加坡：一个不平等的社会，不是真正的第一世界

新加坡不是一个平等的社会，它的经济有待根本上的改革。长久以来，经济成长的利益为精英份子所享有，一般家庭难分一杯羹。或许，从实体基本建设及人均收入的角度，新加坡已经从第三世界晋升为第一世界。然而，新加坡并非唯一有如此经济成就的国家。还有许多国家，特别是东亚国家如日本、韩国、台湾，以及西欧不但从战后的经济蓬勃中受益良多，同时也比新加坡多获取了一些有价值及更理想的东西。例如，他们有一个更为进步及平衡的社会，并同时提升了社会平等、更大的民主表现及多元性的领袖代表（而非一家人的天下）。这些都是第一世界应有的社会特质。

### 政府福利开销能带来的影响

为何这些国家在减少社会不平等方面做的比新加坡更为成功呢？让我们以基尼系数来检视经济不平等的现象。基尼1为绝对不平等，即总收入全归一个家庭所有；基尼0则是绝对平等，即没有人拥有收入。基尼系数越高，一个社会就越不平等。那政府该怎么减少不平等呢？政府能将已补贴的物资及服务分发给人民，例如房屋、医疗、教育、公共交通津贴及包括现金补贴之类的其他社会福利。这些提供给人民的惠益总称为政府转移支出。政府的补贴及补助金来自人民的所得税，通常政府都会令富者多缴税以缩减少贫富之间的鸿沟。

政府的转移支出及税收如何影响基尼系数？在第一世界的国家之中，新加坡的表现如何？在转移支出及税收前，2018新加坡的基尼为0.458，比美国及英国的0.47低，却高过芬兰的0.44、荷兰的0.42及丹麦的0.40。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简称经合组织）国家的总平均也比新加坡低，为0.42。这些数字均为年度最新资料。在转移支出及税收后，新加坡的基尼下降到0.404，高过国际不平等警报界线的0.4。比起经合组织国家在转移支出及税收后的总平均为0.29，美国的0.37，英国的0.34，日本的0.31，荷兰的0.29，韩国但0.26，芬兰的0.25及丹麦的0.24<sup>1</sup>，新加坡的表现已证明它是一个较不平等的社会。

<sup>1</sup> 近期报告显示新加坡的基尼系数未下降到0.4以下，这个数字是以国际通用的方法，即是以每一个家庭成员的家庭收入来计算。政府也以平方根方法计算出低于0.4的基尼，这是由于平方根导致原本的家庭规模更小，因此提高了每一家庭成员的收入，例如一个有四位成员的家庭收入是四千元，每个成员的收入为一千元，不过根据平方根的算法却只有两个成员，结果每个家庭成员的收入是二千元，比原本的一千元增加了一倍。这个明显被扭曲的例子亦出现在2019的新加坡统计年鉴。由于这严重的扭曲，所以应以不调整家庭规模的方法来作为首选。

列表一: 政府转移支付/福利和税收对基尼系数的影响

国家	基尼系数		重新分配的影响 (%)
	转移支出及税收之前 G1	转移支出及税收之后 G2	
1. 芬兰	0.44	0.25	43
2. 丹麦	0.40	0.24	40
3. 奥地利	0.42	0.26	38
4. 挪威	0.38	0.25	34
5. 荷兰	0.42	0.29	31
6. 英国	0.47	0.34	28
7. 澳洲	0.43	0.32	26
8. 纽西兰	0.42	0.33	21
9. 美国	0.47	0.37	21
10. 日本	0.38	0.31	18
11. 韩国	0.30	0.26	13
12. 经合组织平均值	0.42	0.29	31
13. 新加坡	0.458	0.404	12

\* 重新分配的影响= (G1-G2)/G1 (%)

注: 个人基尼系数是从下面的OECD COSCOPE报告图表所得。

资料来源:

- “经合组织的收入分配: 主要调研结果及政策影响”于2019年2月14日由OECD COSCOPE发表, 经合组织经济部的Orsetta Causa, 经合组织就业, 劳工和社会事务部的Anna Vindics and James Browne共同撰写。
- 2019新加坡统计年鉴

因此，转移支出和税收使新加坡的基尼系数只减少了12%。相比之下，经合组织国家减少平均值为31%，芬兰为43%，丹麦为40%，荷兰为31%。因为所有这些欧洲国家的基尼系数都大大低于不平等门槛，所以它们与新加坡不同，都被认为是相当公平的社会。结论是非常明确的——新加坡在减少不平等方面所做的努力远不及其他第一世界国家。其他国家取之社会，用之社会，在人民身上花了更多钱。然而，人民行动党政府对人民征税过多，对人民的支出却颇有不足。他们取之社会多于用之社会，即从人民中取走整只鸡，却只回报一只鸡翼。

新加坡并没有将税收花在社会福利，慷慨地全部分配给人民。反而，新加坡保留了大部分税收积累为巨额盈余，不像其他第一世界一样用之社会，使人民受益。盈余是税收超过政府支出的结果，而巨额盈余意味着人民征税已然过重。为什么政府在公共服务上的花费却相对较少呢？这是因为政府将盈余视为他们的钱，而不是人民的钱。但是，正如已故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这段视频中指出的那样，“没有所谓的公款，有的只是纳税人的钱”：

影片来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vz8tg4MVpA&gl=SG>

*“除了人民自己赚钱以外，国家没有任何金钱来源。如果国家希望增加支出，则只能通过借用你的储蓄或向你征收更多的税。想着别人会替你付钱总是不好的想法。这别人就是你。”*

*“没有所谓的公款，有的只是纳税人的钱。”*

——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于1983年10月在保守党会议上的讲话。

### 对新加坡的储备金的估计值

新加坡巨大的收入盈余全都来自它的纳税人。是的，它们是人民的金钱，我们的金钱，是我们的储备金。然而，政府拒绝告诉我们这些储备金的数额，并声称：“公开国家储备金总数的做法并不符合国家的利益。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将使新币在不稳定的时期更容易受到市场投机性的攻击。”

来源：[https://www.ifaq.gov.sg/MOF/apps/fcd\\_faqmain.aspx#FAQ\\_1567](https://www.ifaq.gov.sg/MOF/apps/fcd_faqmain.aspx#FAQ_1567)

这奇怪及可笑的说法经不起考验。首先，所有公共资金都必须公布在官方的统计数据里，可以总结以给出一个估计的数额；其次，投机性袭击仅会在新币疲软时才容易发生。但新币走势稳定，且当局一直抑制，不使其升值。第三，新币不是国际货币，其供应有限，以致我们拥有丰沛的资源来应对任何投机性的攻击。

撇开这种非理性的恐惧，让我们根据已发布的统计数据进行估算。若有错误，有劳政府提供实际数字。

我们的储备金由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淡马锡控股与国库所持有。他们都会在财政部长的年度预算报表中发布资产和负债表。过去两年来，储备金的总和每年均超过1万亿新币或1兆新币。在截至2019年3月31日的一年中，储备金的价值已超过10,500亿新币。

表2. 新加坡的储备金(估值)

政府机构	直至3月31日止，以十亿元计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1.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外汇储备金总和	340.7	331.5	362.8	376.5	400.6
2. 淡马锡控股：资产净值	266	242	275	308	313
3. 财政部**	275	293	304	329	337
a. 总基金					
b. 除政府证券基金外的其他基金（预留给特定用途，例如信托，捐赠）	160	156	158.6	173.6	185.7
小计：资金净值 (a+b)	435	449	462.6	502.6	522.7
4. 总储备金*（不用于特定用途）(1+2+3a)	881.7	866.5	941.8	1,013.5	1,050.6
*不包括法定用途的法定储备金和“其他基金”。					
**资料来源：年度预算所附的资产负债表。					

这些巨大的储备可以产生庞大的投资回报，但政府只分配最高不超过年度预算2%的一小部分。2019年分配的金额为170亿新币，比2%的目标（大约210亿新币）低约20%。如果政府将全部的2%全都分配出去，新加坡将另有大约40亿新币可用来帮助人民。



列表三: 新加坡储备的回报(估计)

政府机构	十亿\$ (截至为3月31日)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1. 总储备金*	881.7	866.5	941.8	1,013.5	1,050.6
2. 净投资回报贡献 (NIRC) **	9.90	14.37	14.61	16.44	17.17(估计)
3. NIRC占总储备的百分比	1.12%	1.65%	1.55%	1.62%	1.63%
4. NIRC最高目标为总储备的2%	17.63	17.33	18.83	20.27	21.01
5. NRIC 的差额 (第4行-第2行)	7.73	2.96	4.22	3.83	3.84
6. 在不触及本金的情况下, 可能获得4%收益率的NIRC	35.26	34.66	37.67	40.54	42.02
7. NIRC 可能的差额 (第6行-第2行)	25.36	20.29	23.06	24.10	24.85
<p>* 估计包括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的总储备金, 淡馬錫投资组合净值以及财政部合并基金(看表2)。其他政府机构, 例如法定委员会的盈余不包括在内。</p> <p>**在GIC,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和淡马锡投资的净资产中, NIRC占净投资回报(NIR)高达50%以及占来自剩余资产中过去的储备的净投资收入(NII)高达50%。这种自我强加的规定使政府能够动用我们投资的储备金多达一半的预期投资回报。从历史上看, 长期预期实际回报率制定为4%。</p> <p>*** 既然长期的预期回报率制定为4%, 从储备金中提取4%的回报不会触及本金, 因此, “储备将不会被搜查”。</p>					



实际上, 政府可以更慷慨地花费所有预期4%的回报率。在不动用储备金的本金的前提下, 这一笔资金能够被保留然后完全被投资, 以产生未来回报。挪威就是这样管理它那总值1兆美元的财富。每年, 它都会将全部预期回报返往它的国家预算里头。

如果将全额4%都献于新加坡的预算里, 这意味着新加坡已会在2019年里拥有高达420亿新币的资金, 而不是仅有分配的170亿新币, 来用于帮助人民的生活。这额外的250亿新币足以使我们废除这7%的消费税, 增加对医疗保健, 教育和公共交通的津贴, 并为儿童与老人提供适度的现金津贴。这些终将促进当地的经济的发展, 并为小型企业(商店, 面包店, 超级市场, 小贩中心, 美食广场, 餐厅)助一份力。

### 人民行动党的战争基金

但是, 如果可用的资金在包括突发事件以及长期的国家和经济保护的前提下已远远超过了我们国家的需求, 为什么人民行动党政府仍不愿给人民以上所有的这些好处呢? 吴作栋先生在2015年的一次经济发展局对话中有说道, 根据他的经验, “您付出的, 永远都无法从人民中带走。”

他接着说: “(开国总理)李光耀的风格就是一点一点地给予。如果您一次全部付出, 之后没有其他能奉献, 那就是他们将您踢出局的时候。”

——吴作栋, *Straits Times*, 2015年11月27日

因此, 你可以从这段话中直接看出, 人民行动党一次又一次地利用我们国家的储备金在选举当中从人民那里购买选票, 打从建国一代计划直到5年后的独立一代计划, 即使所有年龄段的人在任何时候都需要医疗保健以及国家基金中有足够的钱来满足人民的基本, 合法和关键需求。因此, 人民行动党无耻地动用了我们的钱来操纵我们的选票, 保持自己的政权, 并每年领取百万以上的薪金。

### 少归还的新加坡公积金

除了对人民过度征税之外, 政府也少归还了我们余额的公积金, 这可说是雪上加霜。让我解释。我们的公积金资金投资于政府发行的特殊新加坡政府证券(SSGS), 政府在该债券上支付的利率范围为2.5%至6%<sup>2</sup>, 但在我的评估中, 这平均水平约为4%。然后, 政府将这笔投资于SSGS的公积金转给GIC进行管理。在截至2018年3月31日的五年期间中, GIC的SSGS基金已获得了6.6%的年回报率, 比向CPF支付的预计4%的平均年利率高出2.6%。这笔超额代表向中央公积金会员支付的投资收益有差额。

在截至2018年的相关五年期间, 累计差额为410亿新币, 而在截至2018年3月31日的最近一年中, 差额竟已接近100亿新币。该差额应被退还给所有的公积金会员, 因为这是

<sup>2</sup> [1] 这些利率应与公积金会员账户余额的利率相匹配, 即普通账户的2.5%, 特别账户和退休账户的4%, 合并账户余额不超过\$ 60,000的1%和55岁以上会员的1% 以及其合并余额中的头\$ 30,000。

他们应有的金钱。与此相比, 马来西亚的雇员公积金在2018年实现了6.57%的投资回报率后, 几乎都把全部金钱以6.15%的股息返还给其成员, 佔投资回报的93.6%。

列表四: 该退还公积金会员回报的差额 (十亿\$)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1. 应付会员的款项	275	299	328	359	391
2. 向中央公积金局特别发行新加坡政府证券 (SSGS)	263	286	314	344	374
3. GIC管理的SSGS回报率 (使用截至2018年3月31日的5年期的名义年化回报率6.6%) *	17.35	18.87	20.72	22.70	24.68
4. 政府提供的SSGS的利息 (平均4%) **	10.52	11.44	12.56	13.76	14.96
5. 该退还给公积金的差额 (第3行-第4行)	6.83	7.43	8.16	8.94	9.72
累计差额	N/A	14.26	22.42	31.36	41.08
*资料来源: <a href="https://www.mof.gov.sg/policies/our-nation's-reserves/Section-I-What-comprises-the-reserves-and-who-manages-them">https://www.mof.gov.sg/policies/our-nation's-reserves/Section-I-What-comprises-the-reserves-and-who-manages-them</a>					
**资料来源: 公积金年度报告					

### 我们如何将钱还给人民

诚然, 新加坡人民已经受到了人民行动党的双重打击——过度征税以及该退还的公积金上的差额。有一段很长时间, 我们都少收了我们应有的公积金, 并且在无意间纵使

了这些收入盈余的逐年累积。我们的关键需求已经成为了这一个损失的代价。这些巨大的国家储备是人民的金钱, 是我们的金钱。现在, 是时候该收回我们的金钱, 并用它们来好好改善人民的福利、帮助企业繁荣发展、投资于维持我们生活水平的关键领域和推动国家的经济发展。

### **生活费: 商品及服务税和医疗保健**

我们的当务之急是降低生活成本, 特别是消费税和医疗保健。7%的消费税大幅提高了生活必需品的成本。2019年, 政府预计向人民征收116.9亿新币, 平均每户8822新币。这对大多数家庭来说是一个太重的负担。我们可以而且应该完全取消这项消费税, 并用我们庞大的盈余来弥补收入的损失。

不断上涨的医疗费用也给我们的家庭带来了沉重的负担。然而, 政府计划在2019年仅补贴117亿新币年度医疗支出的一半(61亿新币) (来源: 2019年11月13日向议会提交的估计委员会第四份报告)。其他国家的补贴要多得多, 一些国家从一般税收中提供几乎免费的医疗保健。我们应该在我们的储备金有庞大回报的情况下, 尽我们所能这样做。我们应该完全补贴我们人民的医疗保健, 并取消对医疗储蓄(Medisave) 9%到11%的贡献。这将会减低雇主的工资成本, 并大幅降低营商成本。员工将有更多的实得工资可供消费。他们现有的医疗储蓄余额可以转移到他们的特别账户, 以增加退休资金。

### **教育: 从学前班到大学**

教育是孩子未来的关键。我们不应通过施加不必要的费用或要求他们承担大量学生贷款来阻碍或阻止他们发挥其全部潜力。根据最近的一项银行调查发现, “74%的父母正在用日常收入帮助支付孩子的教育费用。很多人没有足够的积蓄来支付教育费用。” (TODAY, 2018年8月5日)。

为使绝大多数家长能帮助子女发挥所长, 我们应取消从小学至工艺教育学院、理工学院或大学的所有费用。这会令政府每年少收约10亿新币的费用, 是对我们的儿童值得的投资。事实上, 我们应该更进一步, 为他们提供免费的学前教育, 以帮助发展他们的幼儿期。据估计, 这每年还需要花费10亿新币。

### **子女津贴**

养育一个孩子并不便宜。很多学童因为没有足够的零用钱而没有吃早餐就开始了一天的生活。许多家庭也很努力为孩子们提供获取科技的必要工具, 因为如果没有这些工具, 他们的知识获取将受到阻碍。也难怪年轻夫妇不愿生孩子, 因为新加坡是世界上总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每名女性为1.14。我们应向他们提供每儿童每月500新币, 直至19岁的现金免税额, 以协助他们应付困难。每年将花费约24亿新币。

### **老年人养老金**

根据研究人员Ng Kok Hoe (NUS) 和Teo You Yenn (NTU) 最近在2019年5月发布的一项调查, 单身老人每月需要1379新币才能达到基本生活水平。然而, 该研究引用的公积金数据显示, 大约一半人甚至连每月少于800新币的基本年金也不能从中央公积金退休帐户领取, 他们须依靠家人和社会团体来弥补每月500多新币的差额。但随着出生率的下降, 家庭规模越来越小, 对老年人的帮助也将减少。政府和社会组织将需要介入。如果政府有意这样做, 便可以从每月向长者发放500新币退休金开始。这笔养老金的总成本将达到每年24亿新币。

老人退休金和子女免税额将会增加本地的消费品上的开支, 对本地的小企业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商店、面包店、超级市场、小贩中心、美食街和食肆都会受惠。

### **公共交通**

相对于工资水平, 新加坡的公共交通票价很高。普通家庭在公共交通上的支出占家庭支出的3.5%, 比欧盟普通家庭高出40%, 远高于卢森堡的0.6%、比利时的1.1%和丹麦的1.4%。我们应该通过每年提供8亿新币的补贴, 将新加坡家庭的3.5%降低到至少2.5%的欧盟平均水平。

列表五: 还给人民的钱: 税收、补助金和补贴(‘百万新币)

方案/活动	现有, 2019年	拟议的补贴增 加/减税(从 2020年起)	成本, 减去 2019年
1. 消费税, GST (7%)	11,690 est	0 (无消费税 )	11,690
2. 医疗保健。	11,700*	5,600	5,600
3. 学费 (包括工艺教育学院、理工学院 、大学)	1,000 est**	1,000	1,000
4. 学前助学金	N/A	1,080***	1,080
5. 子女免税额(0-19岁)	Nil	2,400****	2,400
6. 老人退休金(60岁及以上)	Nil	2,400*****	2,400
7. 公共交通	N/A	800*****	800
8. 总计	N/A	N/A	24,970
9. 从4%的储备金回报率(420亿至170亿 新币)的余额中可动用的金额, 储备金本 金不变。	25,000	N/A	N/A
10. 储备金回报率4%的未使用余额(第9 行-第8行), 加入储备金。	30	N/A	N/A

\*2019年11月13日向议会提交的概算委员会第四次报告。

\*\*包括从学校和初级学院收取的2.28亿新币费用。

\*\*\*每个儿童每月1000新币, 假设30000名儿童x 3(3-5岁)。

\*\*\*\*每个儿童每月500新币 (400000名儿童)。

\*\*\*\*\*每位长者每月500新币 (400000名长者)。

\*\*\*\*\*2017/18年度, 132.5万个家庭平均每月在公共交通上的支出为781新币, 占平均家庭支出的3.5%; 而欧盟的平均支出为2.5%(125新币), 卢森堡为0.6%, 比利时为1.1%, 丹麦为1.4%。(资料来源: 欧盟统计局2017年家庭支出)。

## 缓冲层

上述计划不会耗尽420亿新币储备金4%回报中未使用的250亿新币余额。还有3000万新币的结余可提供一定的缓冲，以保障储备的本金不会被“动”或“劫”。

## 卖地

还有另一个缓冲，这是由出售国家土地租约的收入提供的。目前，这笔收入直接拨入过去的储备，使其无法在当前预算中使用。这项PAP的“预算创新”违反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会计准则，该准则允许卖地收入被视为当期收入，并可在本年度支出。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我们应该与国际最佳做法接轨，采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国际预算编制格式。对于那些认为我们将国家土地转换为当期收入并将其花掉是在出卖我们孩子的未来的人，请记住，只有土地的租约是被出售的。在租约结束时(无论是20年、30年还是99年)，土地将恢复为国家所有，国家将会有另一轮收入可供子孙后代征用。因此，我们并不是在出卖我们孩子的未来。

在过去10年里，国有土地的出售每年产生数百亿新币的收入，从2016年的112亿新币到2011年的190亿新币不等，10年内总计1580亿新币，平均每年158亿新币。我们不能让这些收入闲置在国库里，而应该谨慎地将其投资于能够并将改善我们孩子未来的领域。

## 如何维持第一世界的福利

虽然这些计划将大大改善人民的日常福利，但我们必须通过维护和建立他们在国家的长期利益，将其维持到未来。

然而，我们首先必须解决房屋局租约老化的问题，让市民安心。

## 政府建屋局单位价值的下降和房屋的更新

建屋局单位在达到或超过其99年租约的一半时，价值便会下降。选择性整体重建计划(SERS)将有助维持或推高旧楼的价值。不过，由于政府认为这样做是无利可图的，政府已决定终止SERS计划。这是因为即使向房屋业主支付补偿后，这些有具商业吸引力的土地已不再能够供政府重建和赚取丰厚的利润。这是一个短视的做法，因为它否定了社会人士所期望的SERS计划的结果。SERS计划有可能会把屋村重建成综合程度更高、更具活力、更坚固和多用途的社区，并且拥有更新更好的设计单位、商店、办公室、学校、诊所、医院和其他社区设施。

政府以VERS取代SERS的决定并不能解决旧房价值下降的问题，因为VERS只有在楼龄70年，也就是未来20年的时候才会生效。我们应该继续为所有楼龄接近50年的单位推行SERS计划，因为届时它们现有的设计和结构已不合时宜。现行的SERS计划下的所有方案均应继续提供，包括根据附近单位及新落成单位的独立估值作出补偿。这些单位的

定价应仅以开发成本计算，应像今后所有新建单位那样不包括土地成本（见下文“房屋”章节里的建议）。

以平均每平方米1800新币的标准共管公寓（*Arcadis 2019*）的建筑成本计算，一个90平方米的4房单位的平均建筑成本为162000新币。（会有其他大小的单位，2房、3房、5房，但我们会以4间作为平均数，以估计这项计划的总成本）。如果我们拨出10亿新币进行这项新的SERS计划，我们每年可兴建5000个新的SERS单位，总成本约为8亿新币，余下的款项则为2亿新币。出售这些单位即可收回8亿新币的成本。

我们建议以每个单位的重置成本（即新单位的价格），再加上从余下的2亿新币中支付一笔搬迁费作为补偿，使每位业主可获得约4万新币的搬迁费用。

因此，新的SERS计划将会给每位房主一个全新的同等面积的单位，外加约4万新币的零用钱，以支付他搬离的费用。如果他决定搬迁到一个较小的单位，例如从5个房间降到3个房间，他可以保留差价，并获得比搬迁费4万新币更多的收入。这可有效保障其单位的价值，而所建议的只以建筑成本定价新单位的方程式（见下一段），则可确保单位价格廉宜，而且是年轻夫妇真正负担得起的。

## 房屋

房价昂贵，主要原因是地价。在国营房屋早期，因为地价不高，建屋局的单位并不昂贵。这种情况自八十年代起已有所改变，现时的土地成本估计最少占建屋总楼价的一半。（这只是一个猜测，因为政府拒绝透露建屋成本的细目）。要使年轻夫妇真正负担得起建屋局单位，土地成本不应包括在建屋计划单位的价格内。根据组屋开发局在2018年从国家购买土地和向符合条件的买家发放赠款方面出现的赤字，这将使政府每年花费约20亿新币。

为对楼价包括地价的旧楼业主公平起见，应对这些廉宜单位其后转售作出适当限制，例如将最低入住期提高至10年或15年后才可转售，或要求将单位转售回房屋及建屋局。

## 医疗设施和人力资源

我们应该建造更多的医院、诊所和其他医疗中心来缩短病人等待的时间。专科医生现时的轮候时间是一至两个月，应被缩短至一至两星期。这将确保病人能够得到更及时的治疗，间接能拯救更多生命。医院病床应该翻倍，而医院则应分布在不同的住宅区以方便居民使用。

人手亦应大幅增加，比如增加一倍的医生、牙医、护士、医疗技术员和物理治疗师。我们的医学院、大学、理工学院和工艺教育学院都应该积极增加收生。



医疗基础设施和人力的积极扩张将照顾到老龄化人口的需求，同时增加新加坡作为该地区医疗中心的吸引力。

我们应该为此领域每年拨出总计20亿新币，10亿新币用来扩展医疗基础设施，另外10亿新币用来增加所需的人力。

### 教育、学校和教师

新加坡目前的教育体系是精英主义的。因为更多的国家资源被引导去帮助学业更好的学生，这导致了普通学生的利益被牺牲。这一点在班级人数的差异上表现得很清楚。综合课程的典型班级是专为成绩较佳的学生而设，大约有25名学生，但普通中学的平均班级则有40名，即增加了60%。

难道我们不应该分配更多的资源来帮助和指导学业较差的学生吗？他们不是更需要帮助吗？我们应该把每班人数减半到20人，这样就可以对成绩较差的学生进行更贴近和更仔细的指导。这项措施不只需要把目前30000人的学校教师人数增加一倍，还需要适当地增加辅助人员、学校和实物设施。

我们也应该重新设计整个教育制度，让校园与工业界紧密合作。这能促进技能和人才能够从学校顺利地流向工艺教育学院、理工学院和大学，再最后流向工业界。这将使教育和培训成为真正的终身体验，帮助人与行业共同地成长。

我们每年应投资20亿新币，其中10亿新币用于设施和人力，对教育和培训机构进行大规模的改造和扩展。除了帮助我们自己的人民，这一扩张还将提高新加坡作为该地区主要教育中心的声誉，并像英国、美国和澳洲一样，将教育变成我们经济的主要支柱。

### 职业中期转业和提升基金

人们往往希望在工作生活中途转行。要么是因为他们的兴趣发生了变化，要么是受够了忙碌的公司生活，想要在学术界或公共服务领域找到一份稳定的职业生涯。他们也可能认为其他职业有更好的前景。然而，许多人出于成本考虑而犹豫不决，毕竟转职可能需要几年的专业培训（包括博士或硕士学位课程）。所以，他们被困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无法获得成就感与快乐。这个问题可能包含了数千名的职业中期专业人士，他们代表着在我们之中被浪费的人才。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人的职业生涯正在被技术或市场需求的变化“打乱”。这些人通常被称为PMET（专业人士，经理，行政人员，技术人员），而我们应该通过设立一个职业中期转业和提升基金来帮助这些人，其启动资金为10亿新币。

### 青年企业基金

在这新经济中，充斥着许多小型初创企业发展成为引领经济增长并创造数以千计新就业岗位的科技巨头的例子。在他们的鼓舞下，许多年轻人都充满着崭新的想法，并渴望成为下一个Facebook、苹果、亚马逊、Netflix、谷歌、阿里巴巴、腾讯或百度。但他们缺乏追逐梦想的资本。我们应该设立10亿新币的青年创业基金，帮助他们实现梦想。这对新加坡的潜在回报是巨大的，是一个值得我们下注于有开创精神的年轻人身上的赌注。

### 绿色基金

在新经济中，应对气候变化必须成为当务之急。身为一个人口众多但规模不大的岛屿，新加坡的经济体特别容易受到污染和海平面上升的影响。这应该是一项涉及年轻人的倡议，因为这终究紧紧连系着他们的未来。我们应该设立一个10亿新币的绿色基金以促进这一倡议的工作，该倡议的主要目的是减少碳排放，保护我们免受海平面上升的影响。

此外，生产和使用可再生能源（太阳能、风能、潮汐或任何其他能源）应成为本文所提出的我们的住宅区，医院，学校，办公室和其他基础设施转型与重建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列表六：维持新加坡的福利**

方案/活动	每年支出预算（新币）
1. 新SERS补偿金与重建计划	10亿
2. 房屋土地津贴	20亿
3. 医疗设施与人力资源	20亿
4. 教育设施与人力资源	20亿
5. 职业中期变迁与升级基金	10亿
6. 青年企业基金	10亿
4. 绿色基金	10亿
5. 总数	100亿
6. 可支出资金（根据过去10年的年均土地销售收入预计）	160亿
7. 年均土地销售收入余额	60亿

### 持续性发展计划

列表（六）里的计划将配合列表（五）里提呈的方案来实行，目标为长期维持一个稳健的新加坡福利体系。虽然这一系列的计划与方案估计将在一年内耗费100亿新币，但从售卖土地的年均收入扣除此开销后，我们仍会有一笔60亿新币的庞大余额。同时，我们也务必改善一些现有的制度，以保护我们的劳工。

## 劳动改革：

### 最低工资

最低薪金制在确保我们劳工的身份与尊严受到保障的份上可说是必不可少。全球已有超过90%的国家强制雇主实行最低薪金制。数年前，新加坡姗姗来迟地实施了“最低薪金制”，但只有部分的职业，如：清洁员工与保安人员，受惠。此制度应延伸至所有的领域。

### 劳工权利

现有的立法允许雇主在短时间内给予员工雇用或解雇的通知，这项条规是在工业改革初期为了吸引外来投资而设定的。五十年后的今天，局势已不再迫于眉睫。我们的劳动者应受到应有的尊重。我们应仿效第一世界国家的劳资关系标准，至少应将雇主给予的通知期延长至三个月，并让雇主支付合理的补偿金。

### 失业补助金

另外，我们应扶助失业的新加坡人面对当今由经济结构调整而导致更为漫长与频繁的失业期。我们应设立一个失业补助基金（UBF），由雇主与雇员每月各支付雇员工资的0.5%给公积金。以新加坡的总薪金额占2018国内生产总值的40%（相等于4910亿新币）来估计，UBF每年可有大约20亿新币拨出给失业的新加坡人。详细的实施条规可由雇主与雇员商谈后作决定。

### 中央公积金改革

现有的公积金制度限定雇员在年满55周岁以前的贡献率为月薪的37%。其中，雇主缴付雇员月薪的17%，而雇员本身则缴交月薪的20%。55岁以后，贡献率将调低。每月缴交的资金将分别进入三个账户——普通账户、专门账户与医疗储蓄账户。医疗储蓄账户的贡献率将随着成员年龄的增长而从原先月薪的8%提升至10.5%，总比均率大约是9%。之前我们提出政府应全面补贴国人的医疗需求，所以医疗储蓄账户将不再有明显的作用，大可被废止，而以上提议的失业补助金便可取代之。这样一来，公积金贡献率将净下降至少8%，换句话说每月的总缴费将下调至月薪的29%。公积金成员现有的医疗储蓄则可转移至专门账户以提高成员的退休金。

为了提高公积金的投资回报率，公积金应自立一个全权负责投资的独立委员会，而不是局限于购买仅有4%低盈利率的新加坡政府特别证券（SSGS）。马来西亚的公积金证实了拥有一个内部专属的投资委员会可让公积金赚取更高的盈利率，并且把大部分的利润回馈于基金的成员们。新加坡的公积金应被允许设立专属的投资委员会与委任委员，以专注于成员们具体的需求以及增进公积金的投资回报率。

### 应对动荡的区域主力

巩固的经济基础将协助我们有效地应对经济动荡。在这科技日渐发达与地理政治不稳定的时代，经济动荡将会越来越频繁。其中一个有效应对的方案便是与周边国家，尤其是东南亚联盟成员国，一同成长。这些国家有着逐渐增加的中阶层人士，而我们则可以提供一系列的服务，如：物流、经济、立法、医疗与教育。

更确切地说，我们和周边国家在看待医疗及教育的未来需求有着共鸣与共识。投资于医院与学校不单止满足我们国民的需求，也与此同时开发一门可持续发展并为周边国家服务的生意。国内与周遭国家的需求将巩固我们的经济体与就业需求，抵御科技爆发与地理政治不稳定带来的动荡。

### 没有新税收、不是“掠夺”储备、不是让国家破产

多年来，人民行动党政府把国家开支集中于投资，拨给人民福利的支出却很少。事实上，人民福利的开支被看作是路边秀。人民行动党的态度是，福利将使人民失去干劲、变得懒散。从一些第一世界国家的经历显示，人民行动党对此的观念是非常错误的。

人民行动党还告诫我们福利支出将带来更高的税收并使国家破产。此提议所引述的事实显示，若要维持我们提出的第一世界福利计划，国家无需增加税收，却还可以取消消费税等税项以及教育和医疗收费。这将大大减轻人民的负担。我们之所以能做到这些建议，是因为我们的国家拥有巨大的储备金，这是政府对人民征税过高，福利支出不足的结果。

此提案中，我们仅将储备金投资的回报用于开销，而不会动用本金。我们的国家不会破产，反之将继续持有比原先储备金本金更高的数额，使我们在投资上得到更高的回报来维持福利支出。

### 双引擎经济：发展与福利并举

现已是时候拿回我们的钱来改善我们的福利。我们必须摒弃人民行动党扭曲的增长主义，并与此同时向前推进我们的经济引擎，像一个真正的第一世界社会那样，同时增

长经济和照顾人民福利。这不是我们一直以来追求的目标吗? 这是我们应得的, 也是我们能成功办到的。现在是我们拿回我们的钱并建立一个真正的第一世界社会的时候了。

“没有公款这回事, 只有纳税人的钱。” —— 玛格丽特·撒切尔, 1983年10月

“拿回我们的钱, 成为真正的第一世界。” —— 陈如斯, 2020年2月

## 摘要

### 一个不平等的社会

新加坡是一个不平等的社会。我们不是一个真正的第一世界国家。其他第一世界国家有我们没有的东西。丹麦、芬兰、日本、韩国、荷兰和挪威等国家更加平等。他们把更多的钱花在他们的人民身上。他们的政府更晓得取之社会用之社会的道理，人民行动党政府对人民征税过高，对人民的支出更是过低。他们从人们那里拿走了一整只鸡后只给了我们一只鸡翅。因此，政府积累的巨额盈余，目前已超过1兆新币（1万亿新币）。

这些巨额储备的确产生了可观的投资回报，但政府只将高达2%的极小比例分配给国家预算。这是他们预计储备金将实现更高的长期实际年回报率4%后所做下的决定。我们建议将4%的全额预期回报率拨入预算案，因为这样仍可保留储备的本金不变，而这些储备仍可作十足投资以赚取未来的回报。这就是挪威利用其超过1万亿美元的主权国家财富所做的事情，使国家预算每年都能得到预期的全部回报。

### 第一世界福利

新加坡预算全额缴纳4%将意味着2019年可用于帮助人民的资金超过420亿新币，而不是分配的170亿新币，额外的250亿新币足以让我们取消7%的消费税，增加对医疗、教育和公共交通的补贴，并向儿童和老年人提供适度的现金津贴，从而提振当地经济，帮助小企业发展（商店、面包店、超市、小贩中心、美食街、餐馆）。

### 如何持续走向未来

虽然这些计划将大大改善人民的日常福利，但我们必须通过维护和建立他们在国家的长期利益，将其维持到未来。我们必须正视建屋局旧单位价值下降的问题。与其用VERS拖延20年，我们应该继续实施新的SERS，而不是在政府这样做不再有利可图的时候放弃它。同时，我们必须使建屋计划真正为年青人负担得起，不应将土地成本计入建屋计划单位的定价内。为对支付土地成本的早期房屋业主公平起见，这些新单位的转售需要施加限制，例如大幅延长最低入住期或要求转售回建屋局。

我们还应该在医院和学校等相关部门进行大量投资，建设更多这样的部门，并使医疗保健和教育人员增加一倍。为了帮助我们在职业中期的专业人士，经理，行政人员和技术人员PMETs有效地克服动荡，我们应该用职业中期发展和升级基金来资助他们的职业转变计划。新经济中充斥着小型初创企业发展成为引领经济增长并创造数以千计新就业岗位的科技巨头的例子。我们可以用10亿新币的青年企业基金来激励和帮助年轻人实现他们的创业梦想。在新经济中，应对气候变化必须成为当务之急。这应该是一项涉及年轻人的有根据的倡议，特别是因为这关系到他们的未来。我们可以而且应该

设立10亿新币的绿色基金，以促进这一倡议的工作，减少碳排放，保护我们免受海平面上升的影响。

这项将我们强大的福利系统维持到未来的计划估计耗资高达100亿新币。由於涉及保障未来的问题，因此，这项计划的经费应该而且可以来自卖地收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国际预算格式使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过去10年的卖地总收入为1580亿新币，平均每年接近160亿新币。以未来每年平均近160亿新币的卖地收入计算，资助拟议的福利可持续发展计划仍有60亿新币的巨额结余，可为未来带来投资回报。

### 没有新的税收，不是“掠夺”储备，不是让国家破产

多年来，人民行动党政府一直将公共支出主要集中在投资上，对人民福利的支出很少。人民行动党的态度是，福利将使我们的人民失去动力，导致高税收，并使国家破产。这项建议所引述的事实显示，我们建议的第一世界福利计划无须加税，反而可以取消消费税、教育和医疗收费等税项。此外，我们只会花掉储备的投资回报，而不会触及本金。我们的国家不会破产，但会继续保持超过本金的储备完好无损，这将产生回报，以维持我们的福利支出。

### 双引擎经济：发展与福利并举

现在是我们拿回我们的钱来改善我们的福利的时候了。我们现在必须摒弃人民行动党的一边倒的增长思想，同时启动两条战线的经济引擎，像一个真正的第一世界社会一样，实现经济增长和人民福祉的共同发展。这是我们应得的，也是我们能够做到的。现在是我们拿回我们的钱，建立一个真正的第一世界社会的时候了。

**“没有公款这回事。只有纳税人的钱。” 玛格丽特·撒切尔，1983年10月**

**“拿回我们的钱，成为真正的第一世界” —— 陈如斯，2020年2月**



## 陈如斯背景简介

陈如斯曾以新加坡政府奖学金得主身份毕业于牛津大学哲学、政治与经济系。他在职业生涯的初期任职一名新加坡公务员长达11年。在贸易与工业部的6年里，他曾领导经济策划组，也曾任起 Dr Albert Winsemius（当时的新加坡经济顾问）的秘书。如斯曾多次陪同 Dr Winsemius 与内阁部长、高级官员、商人以及工运代表会晤。在奖学金的服务期结束以后，他决定留下继续为国家效劳，并在不久后被任命为吴作栋先生（继李光耀先生之后的总理）的首席私人秘书。

任职首席私人秘书5年以后，他接受新的挑战，投身于私营界当一名投资银行家。期间，他曾给予亚洲区的企业在企业重组，并购和筹资方面的咨询意见。后来，他也曾担任一名基金经理。作为区域董事总经理的当儿，他为多个投资信托基金，退休基金和主权国家财富基金管理其投资组合。

于2013及2014年，如斯被委任为牛津与哈佛大学的大学院士。

2011年2月，如斯发表了他理想的经济模式：“在一个新的新加坡经济里创造就业机会与创建企业：思路的转变”。三个月后，他参加大选，以提倡他的经济理念。为了能继续效劳国家，如斯于2011年参加总统大选，希望能从而监督并制衡执政党。2015年，他的竞选宣言是为人民建立一个可靠的社会安全网。他的最新文章“拿回我们的钱，成为真正的第一世界”是他为新加坡人民拟定的第二个经济蓝图，其中他提出了新加坡要如何成为一个真正的第一世界国家。如斯希望，在2021年4月大选之前，这个经济蓝图将如他的第一个经济蓝图那样受到各界热烈的讨论与辩论。